

學統

學統卷之三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

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嘗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允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掾、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邱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

少傅顥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
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
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
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
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
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
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
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

錢帛詣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令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

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疾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

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

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

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倜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宗出拜陳

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illegible][illegible]貴盛各爭欲

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寛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

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

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

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

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

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
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
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
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
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鯈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
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稺都、北海安邱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大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

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稱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稱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會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宏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

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琊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選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

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

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
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
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
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
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
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
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
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
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

搴蒐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淸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

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愼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
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
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
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
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
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
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

豫之域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
閑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
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
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
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
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
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

堂寫定傳與其人曰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
令吾寡恨若忽忿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
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
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
傑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
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
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
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為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
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
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
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
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
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
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晩善左

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嘗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閒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

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翼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翼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翼病之而止及翼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

囂不聽而徙輿舍益其秩禮輿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輿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輿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輿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

人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與業為父毋
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
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
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
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
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
徵為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
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衍年以來譎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譎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辭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寍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

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可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口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抜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

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令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

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

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諫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巳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寍盜賊伺隙恒岳勃

禍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勸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月食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
拾以安遊魂備冤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
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
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
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
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
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
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

園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

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厥德于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懼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

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係洎於晚季雖君道秕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藏聖劉向楊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瞱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墻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之三十七終

學統卷之三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

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哭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將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承宣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illegible]元中順陽范

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頊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求休否而常[illegible]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

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守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見[illegible]部之人星居陳

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名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淸平之人、項者選舉、惟以鄙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

節、蒲酒永日。馳騖卒年。一晏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犁、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諸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羅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

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其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

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

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會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率父業(祖帝)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分我故仕娉

獨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搆精廬並置經籍於中一[illegible]

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

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

以恒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

都昌侯謚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

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

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

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教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名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

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

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闈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

史兼叅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

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焯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名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歷

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

愚按魏晉而降以訖於隋世衰道微異端蠭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拏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於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既皆可訾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蛩然之足音耶吁可慨也巳

學統卷之三十八終

學統卷之三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

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

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文强記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鬬里閈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

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宗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

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强臣擅朝黜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忝守經術不敢黜術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益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爲太子名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綃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

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頌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後帝於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嘆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鄠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愼東宮帥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愼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名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愼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貰不坐今元忠罪非

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齊威夏官侍郎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勾校秘書懷素奏名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謚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腝胰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克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八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

傑爲判官誣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巳因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巳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比、實本炎舊。始未可立也。尼不行。於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鈎黨獄起。鄭康成

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諏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而箴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蘩。命曰類禮。所謂與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

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遽、其難一也。昔孔季彥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沉、每誡季彥曰、今朝廷宰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恨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

命子駿負謗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
鄭學馬昭駁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
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
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
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郃有言魏晉浮華
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
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盍稱孔聖有
誤諱闕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當有明哲君子恕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

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瘵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克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

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口者多齎金帛貿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槖惟衾衣東口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耶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胄禮頗具類卒於名物度數於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按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

然並於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尚論每嘆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之三十九終